

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日，我因要事要回美國一趟。上午一早收到太太君玉來電，知道岳母病危，醫生正在急救，她身體的氧份不夠 50，我們講不夠二分鐘，她說有護士叫她入病房，不能繼續講下去，我內心已感到不妙。果然十分鐘後，君玉再來電，岳母已離去了，享年九十六。她離開前頗安詳，沒有半點痛苦的跡象。神答應了她的禱告，帶領她去到更美好的家鄉，在那裏再沒有病痛纏累、內心的憂慮。她安息在主懷，與岳父重聚，並且也為她所愛的代求。

岳母一生經歷頗多憂患，年少貧窮，很早便出嫁，歷經二次世界大戰，她常常和我們提到三年零八個月日本統治香港的情況，日子真不易過。她的大兒子畢業香港大學醫學院，在實習那一年，不幸患上腎病，正在年少有為之際就離世，這對他們一家打擊極大，她身體又欠佳，染上肺癆病，若不是及時出了新藥，叫她起死回生，否則一早便離開我們了。她雖然聰明，記性特強，但因為沒有機會受教育，直至 60 多歲才識字，但她居然可以背誦聖經，詩篇第一篇、廿三篇、一零三篇都能背誦，難怪在教會去年研經大會背經比賽獲獎。我自己往往忘記一些人的電話，我不用查，只要問問岳母，她便立即告訴我，令我非常佩服。

自從我們夫婦二人在 2000 年從美國返回香港，一直與她同住，我自幼失去母親，但想不到在我長大有兒有女時，神又為我預備岳母，待我如兒子一樣，每逢我稍晚回家，她就問我太太君玉「穎睿為什麼還未回來，他吃了飯沒有？」她為人溫柔、寬容，她說她一生從沒有欺負任何人，但她又說笑道：「不是，我只欺負一個人，就是我的女婿穎睿。」我記得一次我帶她到伊利沙白醫院看醫生，原本她的預約時間是 2:30pm，但他們弄錯了，到 5:30pm 才看到醫生，我們足足在醫院等了三個多小時，那些預約時間較後的病人都回家去了，只剩下我們。所以當看完醫生之後，我便向醫生投訴，醫院不應該叫一個 95 歲的老人家要如此的等候，那仁慈的醫生也覺投訴有理，便向那當值的護士查詢，那護士連忙為自己辯護：「我已經一早叫了她的名字，只是沒有人回應。」我聽了非常忿怒，這是大話、是卸責，我便與她爭辯，那位姑娘看到我不滿，竟然哭起來。岳母連忙向她道歉，並責怪我不應把護士姑娘弄哭，我事實上又怕看到別人的眼淚，連忙收口，但心裏卻想：「為什麼岳母不在我這一邊呢？」還好，那仁慈的醫生在她病歷加上一句：「請儘早安排此病人看到醫生，不宜久候。」自此，她通常是被安排很早便看到醫生。

自從去年一月她心臟衰竭，安上那個 pace-maker，她身體開始衰弱，尤其這兩個月，更是急轉直下，她很容易患上肺炎，呼吸困難，常抱怨說：「上氣不接下氣」，胃口也差。事實上，呼吸困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，每吃一啖飯便要喘氣，見者心傷，又加水腫，在醫院卧床過久，生了褥瘡，痛苦不堪。記得二個月前的一天半夜，我扶她去廁所，她舉步為艱，非常辛苦，她對我說：「為什麼神不早日接我返天父那裏？」今年一月一日，我在法國醫院陪她，餵她吃午飯，她每吃一口，便要喘氣，每一啖都是不易的，飯後不夠半小時，她突然氣喘得非常厲害，我連忙叫護士，護士發覺她身體氧份已達危險地步，於是立即急救，雖然她回復呼吸，但這卻是她最後一餐了，那晚我在教會講道，剛好是講到「最後一程」，一提到岳母的情況，我也忍不住失聲。

我感謝天父為我在人生之中預備了岳母作為我的天使，她不但是一個好母親，養育非常優秀的子女，也是一個好岳母，叫我可以嘗嘗我失去的母愛，我能夠有機會引領她信主、服侍她，這是神給我極大的福氣，我可以引用保羅的話來描述她的一生：

「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，
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，
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。」

在這個沒有岳母的第一個母親節，她好像仍是活生生的活在我們中間，我想不但是第一個母親節，相信每個母親節，或甚至每一天她仍是活生生生活在我們心中。